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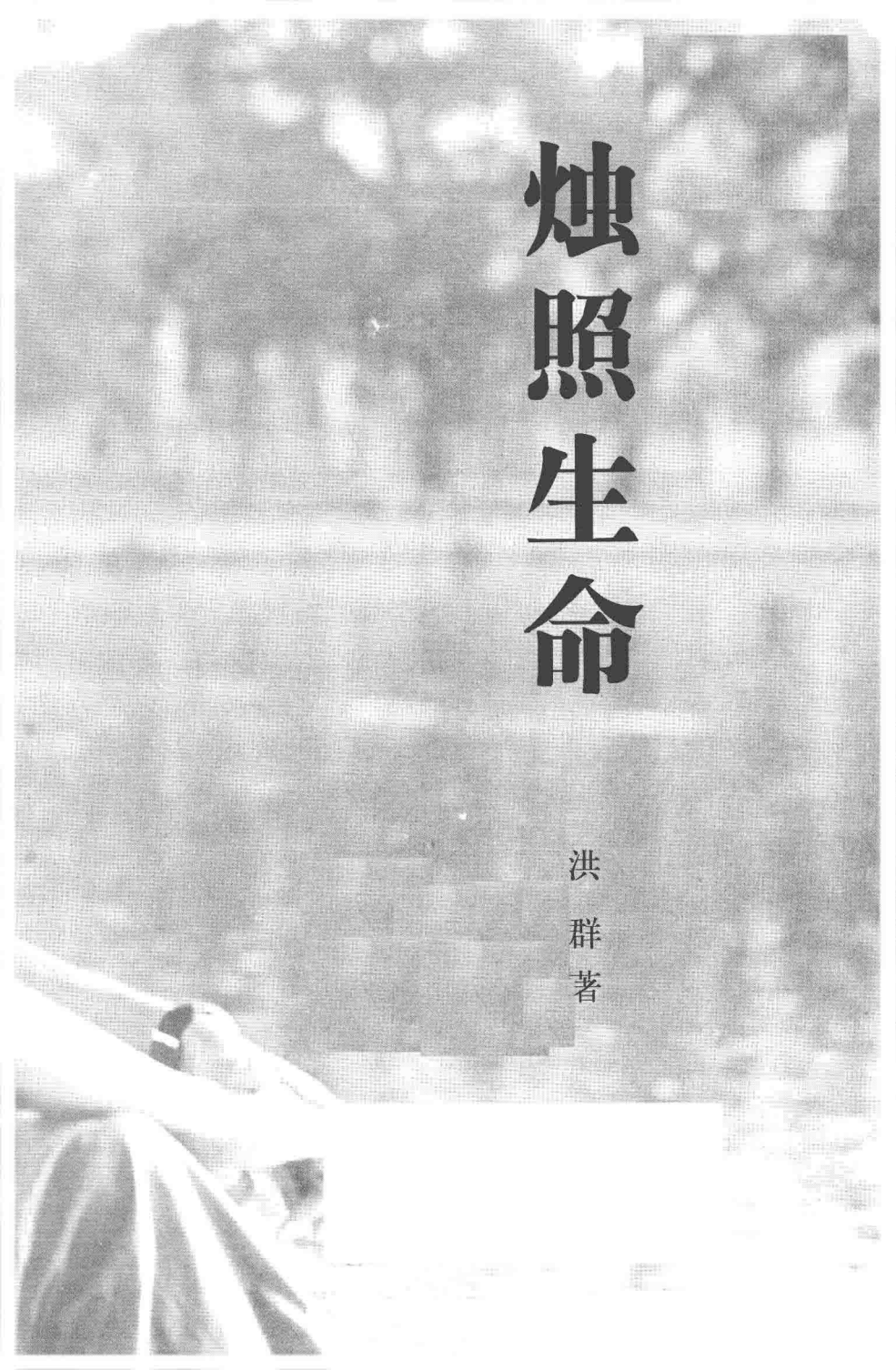
悼

zhu zhao sheng ming

生命

洪 群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烛照生命

洪
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烛照生命/洪群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10

ISBN 7-5059-3431-7

I. 烛… II. 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近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9) 第 36186 号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26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431-7/I · 2605

定 价: 26.00 元

洪群的人与洪群的文（代序）

颜纯钧

—

和洪群的第一次见面让人印象深刻。

那是 80 年代初的一天傍晚，同教研室的王光明把他带来，说是找我的。我一看并不认识，以为准是摸错了门道。不料一进门，他便急急地回头对光明说，好了，谢谢你。听那口气，好像是说你带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以打道回府了，下面是我和他的事情了。于是我明白：他没有摸错门道。

就这样，光明走了，他留下来了。

就这样，我们成了一生的朋友。

那时候，我是刚毕业留校的小助教，酷爱文学却没有写过什么作品。而他的散文在省里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洪群的找上门只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两个文友曾经听过我的课；一个是由他的文友那里知道，我们都是晋江人。

许多人喜欢去登门拜访各种名人和权威，他却莫名其妙地登门拜访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助教——这就是洪群。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谈文学、谈电影、谈家乡……等到把他送走钻进了被窝，我才想起，他还要骑近一个小时

的自行车才能回到家里。

二

后来，我开始不断地读到他的作品。后来，大评论家孙绍振对洪群有一个评论：洪群是个好人，所以在他眼里别人的作品都是好的。我听了不觉一笑，自然想到洪群的散文，也随之得出一个结论：洪群是个好人，在他笔下生活也都是好的。

洪群的散文写大海，写海上的人和海边的人，也写故乡，写故乡的亲人和自己的朋友。不管写什么，他的散文里几乎看不到那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其实他的经历相当丰富：上过学，当过兵，坐过机关，闹过“文化大革命”，又挨过批判，受过审查，下放山区，接受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生活中的种种阴暗、沉重、邪恶、丑陋，他比我经历得不知多了多少，但这些东西却极少能进入他的审美视野。洪群是个好人，他喜欢写的大都是生活中好的人，好的事，好的东西，好的景色——我想这就是主客观的统一吧。

长期生活在海边（他老家在晋江金井，面对着金门），又曾经在航运管理局工作过，所以洪群的散文就和大海，和生活在大海的人结下了缘份。《处女海》是他被收入《中国散文集萃》，并被作为全书篇名的散文。它写了中国第一个女轮机长的成长，以及她为了大海而不惜割舍爱情，终身未嫁的经历。女轮机长把处女的贞洁和爱情都献给了大海，大海也因为这样的奉献而成了处女的海。一个真实的人和她的真实经历被洪群作出了相当诗意的提炼。洪群曾经对我说过，别人写散文，常常会在真实的材料中加工一点，编造一点，他却缺乏想象力。话说得有点自卑，但我想：真正好的散文，怕不是靠想象，靠胡编乱造能折腾得出来的。难的倒是像《处女海》这样，从生活中去发现诗意。《海》、《深深的海洋》、《海的女儿》、《航线》、《涛声依旧》、《海上拾

零》、《岸》……洪群写了一系列关于大海的散文。50年代，洪群在护航部队当过文化教员。因为海峡两岸的敌对状态，那时的船不得不在夜间出发，又在穿过海峡时迎来新的一天。我头脑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在漆黑的夜晚或是旭日即将跳出海面时，洪群伏身于船舷，望着波涛万顷的大海，展开无边的遐想……他后来写出的许多关于大海与海上的人的散文，好像都被凝定于这样一个与大海默默交流的姿势了。

三

和洪群十多年的交往还得力于两个人对电影共同的痴迷。当时，他是福建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后来又当了文学部主任。当时，我是电影的爱好者，后来又当了大学电影课的教师。因为电影，我们至今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记得八三年我到北大中文系去进修，非常偶然地在火车上和洪群相遇。那时候我们还算不上是很熟悉、很要好的朋友。火车开到南京，我和他在月台上散步，不知谁说开了头，又谈到了共同的永恒主题：电影。洪群说了一句，什么时候我们一块来写个剧本。当时，我心里微微一震，感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一种精神的召唤。后来，当我们有过多次的合作，有时再想到在南京火车站月台上的那次散步和最初的约定，好像冥冥之中彼此之间有着很深很长的缘份。应该承认，我之所以在后来会走上影视剧作的道路，会对电影一辈子的钟情，和洪群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有洪群这个朋友，我才和电影打上了交道；因为和电影打上了交道，我才更是和洪群交上了朋友。

然而因为和洪群合作搞电影剧本，他的散文写得少了。但是，他的文学才能却在电影剧本的创作中继续施展出来。在电影剧作这个领域，他那丰富的生活经历更有了用武之地。也许他在胡编乱造这个方面，不如我那么胆大包天，那么有恃无恐。他一

般总是对我天马行空式的妄想加以扼止，说那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而一旦他来提出一些材料和细节时，我却很少能指出这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他的头脑中，好像有用不完的新鲜故事和生动的人物。这些材料，有相当一些是写进他的散文中的。像《三舅》中那个回乡的华侨宣读惨遭日本人杀害的华侨名单的场面，像《香魂祭》中那个成了香港“北角阿婆”的姨母，像《深深的海洋》、《鼓浪屿号船长》等中的那些海员……后来都成了电影剧本中的素材。我发现，洪群的散文最擅长的是写人。老师、前辈、同事、老乡、朋友、亲人……印象之中，好像除了几篇歌咏故乡的文章之外，他的散文大部分都在写人。洪群在散文中写人通常都在背景和经历的叙述中找到一两个可以升华的“切口”，再从中挖出某种直通心灵的精神性的东西。在《涛声依旧》里，他写一个女海员碧，在知道马尾的历史之后，怎样把罗星塔看作是一个感叹号；在《长长的流水》里，他写下乡的女知青珊珊，在看到一只黄鹿被狼咬死，又被村人拖回来卖时，如何冷冷地堵在门口不让朋友去买；他写自己的老师陈长曙，如何把自己教过的学生统统称为“校友”；在《三舅》里，他写亲人们在知道大舅、二舅等人在南洋被日本鬼子杀害后，如何在海边“引魂”……在洪群的许多散文里，其实大段的叙述往往只是为了在某个适当的时候重重地点上一笔，让它因为有前面的铺垫而逼入人的心灵。

洪群的散文语言算不上特别的美，没有太经意制造出来的华彩段落。他更善于采用那种相当平实的叙述，然后在似乎不着痕迹之中发掘出那一两处打动人心的东西。他散文的好不是那些纯粹属于装饰性的外表，而往往得力于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四

在闲聊神侃之时，我也会向他流露出一一点惋惜之意，以为他

如果没有在后来和我一块搞那些大多失败的影视剧作，而是照他原先的散文创作的路子走下去，也许今天他的散文成就就会又上了好几个台阶。然而他脸上却总是带着那个不怨不悔的笑容，自谦地说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息。他的人就像他的文一样，很平实，很自明。

他对朋友发表的东西就全然是两种态度。这些年，我也学着写一点小随笔什么的，便经常在深更半夜里接到他打来的电话。电话的那头总是充满了真情的激动，说某篇东西如何如何的不错，让你一时会因为他的赞美而很难保持谦虚的态度。对孙绍振写的散文、刘登翰写的散文、张帆写的散文、杨健民写的散文、林焱写的散文，他也这样。他是个好人，他看到朋友们写的东西就都是好的。然后，他会用十二分的真诚和十二分的赞美来加以评价，以至朋友们一下子自我感觉陡然地好起来，以至朋友们一下子有了很高的信心，好像一个个都出息得不行了，都可以成大家了！当然关键的一点是他的赞美从来不虚伪。对于我们这几个朋友来说，至少虚伪不虚伪的还是可以判断得出来的。

洪群的年纪比我大，从事创作的时间也比我长，但他从来不充老大。相差近十岁的两个人，保持了十多年未曾变质过的友情。这种友情还将会再发展下去。不知为什么，他和我们这一群搞评论的朋友都交往得十分密切，都很能谈得来，我想这就是缘分吧。

目录

- [1] 洪群的人与洪群的文 [代序] 颜纯钧

第一辑 深深的海洋

- [3] 处女海
[9] 深深的海洋
[14] 海
[16] 海上拾零
[19] 航 线
[21] 海上花会
[23] 海的女儿
[29] “鼓浪屿”号船长
[34] 彼 岸
[38] 涛声依旧
[42] 鸥 梦
[46] 海天苍苍

第二辑 围头半岛纪事

- [63] 围头半岛纪事
[76] 初春时节

- [81] 踏春故乡行
- [87] 小 镇
- [90] 湖之梦
- [94] 海滩上的果园
- [96] 围头女孩
- [101] 故乡人物画
- [109] 玉箫声声
- [111] 奔驰的风采

第三辑 亲近大地

- [119] 亲近厦门
- [124] 青屿二题
- [130] 草庵记
- [134] 武夷相思豆
- [138] 三明灯火
- [141] 园艺奇葩
- [143] 萍踪醉绿
- [147] 飞水潭
- [150] 芒街见闻
- [154] 西行杂记
- [158] 年宵花市
- [161] 在香港看电影
- [165] 沙头角的一道风景线
- [168] 澳门印象
- [173] 澳门日记摘抄
- [181] 澳门爱莲说
- [183] 苏比克湾
- [186] 赤塔三日

第四辑 岁月的痕迹

- [197] 寄远方
- [200] 盼
- [203] 彩云归
- [206] 香魂祭
- [211] 南洋雪
- [215] 爱心烛照生命的春天
- [223] 同一片蓝天
- [237] 长长的流水
- [241] 岁月的痕迹
- [244] 房东母子俩
- [247] 南洋寻梦记
- [251] 三 舅
- [254] 殇
- [257] 黄河故道的“沙打旺”
- [262] 屯门人家
- [265] 我的老师
- [269] 结婚那一天
- [272] 舐犊情深
- [275] 父子同题访卢老
- [277] 平安夜

第五辑 高山流水

- [281] 怀念项南
- [290] 春 归
- [293] 那一幢红房子
- [297] 高山流水

- [302] 相知廿载识胜友
- [313] 诗人、学者刘登翰
- [320] “谢春池现象”和“一本打开的书”
- [329] 我和颜纯钧教授
- [341] 风雨归人
- [346] 饮茶小记
- [351] 殷殷回归情
- [357] 望厦老人
- [361] 水仙赋
- [364] 水仙花故乡的女画家
- [372] 谦谦君子 殷殷乡情
- [376] 我所认识的黄健中
- [382] 星星梦

- [403] 后 记

第一辑

深深的海洋

处 女 海

—

儿时的海洋只有脸盆儿大。妈妈给她折了一只纸船儿放在盆里，她望着小船问：“妈妈，小船怎么不走呀？”

“你吹呀！”

她鼓起腮帮子吹着，小船刚漂动就碰壁了。这“海”毕竟太小。她缠着哥哥要看大海。小哥哥套起橡皮圈，拉着她，悄悄地溜出门去。

一条大江奇迹般地出现在她眼前。兰幽幽，明晃晃，望不到头，看不到边。啊，那么多的船！有大帆船还有突突突叫着的轮船……

“哥，这海真大！”

“傻丫头，这是闽江不是海，海比江大！”

“……那海在哪里？”

“在日出的地方。”

浅水湾有许多野孩子在打水仗，一个个光着腚，嬉闹着。小哥哥眼睛盯着他们，扒光了衣服扔在妹妹身边；他还忘不了拾起一支树枝，围着妹妹跑，在沙滩上画了一个大圆圈：“小妹，别

走出这个圈圈！当心给江里的大鱼吃掉！”说完一溜烟地跑了。

哥哥一走她就踩掉那个圈圈，叭哒叭哒地往水边跑。沙滩上留下一行可爱的小脚丫……

二

梦。蔚蓝色的梦。

她从梦中醒来，抓起床头的电话问机舱：刚才船身怎么突然顿了一下？是不是主机出故障？哦，一切正常。女轮机长放心了。长期的航海生涯使她的听觉特别敏锐。轮机的轰鸣富有韵律，充满乐感，但也有不和谐的时候。

她扭亮床头灯，想到刚才的梦，暗自好笑，徐娘半老了还做童年的梦！哥哥给她画圈圈确有其事，大概是学孙悟空保护唐僧的办法吧。记得这件事她向心上人说过，她还向他讲起她们陶熟女中的围墙很高，门禁忒严，但她们还是把训育主任关起来，冲出学校，参加反饥饿的示威游行。结果她被开除了。

他不明白，在命运攸关的毕业分配时刻，她竟然讲起这些毫无意义的事，真是！

“你说，我们轮机系八个女同学，为什么一个都不让上船？”

“女同志上船终究是呆不长久的，”他苦口婆心地开导。“再说你成绩好，学校要把你留下来当教师，这是求之不得的事。”

她明白了，在她面前有一张无形的“网”，这张“网”比她哥哥在沙滩划的大圆圈还要大，比陶熟女中的高围墙还顽固，这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封建积习。……

记得1950年考大学时，她几乎不加思索地选择大连海运学院。她一心想当船长。驾驶系却不收女生，学校把她分配到轮机系，她老大不高兴，勉强读了两个学期的基础课。这时，侵略者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同学们纷纷要求参加志愿军，学校就是不批准。她却擅自离校参军，跨过鸭绿江，在朝鲜前线过了两个月

的战地生活。学校还是派人把她找回来了。同学们张罗着开茶话会欢迎“最可爱的人”荣归，学校却要她写检讨。她一气之下书也不读了，拎起皮箱就踏上南下的火车。

她名叫王亚夫，原籍福州，但她并没有回福州。她到上海交通大学找她表姐，在那里复习了3个月的功课，第二年又报考海运学院。不过这一回她考的是上海海运学院，驾驶系依然是她的惟一志愿，结果还是事与愿违，只好选择轮机系船舶动力装置专业。入学不久，学校并入大连海运学院，王亚夫又回到母校。她不改初衷二上大学，她对大海富于戏剧性的依恋，一时传为佳话，不胫而走。她成为大学城里的新闻人物。

王亚夫铆足劲刻苦攻读，36门功课的18门主科门门优秀，出了名的高材生！她酷爱游泳、赛艇、开摩托车，是运动场上的健将；在人们的印象中，她还是舞会上的“皇后”。花前月下，她拉起美妙的小提琴，让舒曼的小夜曲在校园里飘逸，足以勾魂摄魄。她，成为爱神丘比特的“众矢之的”，但她并不为之分心；她一门心思地自我设计、自我塑造，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海洋性格的人：热情、奔放、刚毅、怀柔。她从素质上，科学技术上做着远航的准备。她要在海上树立起一面旗帜，一面属于巾帼英豪的旗帜！

此刻，她站在她的“水手”（痴情的船长在每封情书的末尾，总要在署名前面加上“你的水手”几个字）面前，深情地望着他：“希望你理解我，支持我。”

王亚夫和三个女同学联名上书交通部，请求上船工作。披肝沥胆，信誓旦旦。到头来只有她王亚夫获准上船，分配到广州海运局。她欣喜若狂，却又有几分惆怅……

依依惜别，互道珍重。谁也忘不了1957年仲夏在大连海运学院的这一幕！